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一三冊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478-0



EB73/02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一三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7.87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一三冊目次

子部·儒家類

群書歸正集十卷

〔明〕林昺撰
大連市圖書館藏明萬曆十九年林祖述刻本

一

呻吟語六卷

〔明〕呂坤撰
江西省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一年刻本

九七

呻吟十卷

〔明〕范涑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三一

汪子中詮六卷

〔明〕汪應蛟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六年新安汪氏刻清印本

四〇四

王門宗旨十四卷(存十一卷)

〔明〕周汝登輯
浙江圖書館藏明萬曆余懋孳刻本

五四七

信古餘論八卷

〔明〕徐三重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

七九四

群書歸正集十卷

〔明〕林曷撰

大連市圖書館藏明萬曆十九年林祖述刻

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群書歸正

集十卷》提要

擇書歸正集敘

王用無以自見於天下顧稱天下
人裁夫士也即使盡天下其心猶
曰未足耳雖羲皇已上聞其人有其書固
將冥搜而尚論之紬厥緒餘以膾炙一世
暨及來者庶幾後天地乃可終於今天下
豈不足推而千百世上下蓋足也或曰言
不在天下道不在言外疇予病者楊大夫
王夫子刻意就編惟恐一言不似古聖人
又恐其不傳後世編成信與古聖人言無
異迄今人誦之而無議者寡况不大夫夫
子若乎以今稽昔後亦稽今是故士不言
言必有擇矣林方塘先生好讀古今人文
折衷於聖賢之論其遺者舛者必為之說
筆諸簡讀日益多簡日益富類為成書凡
八帙共四十二卷名羣書補訂歸正集其

言不期傳傳期無議者哉先生少侍味澹
公為

遼王相遂以春秋學有聲荆南臺臣賢之
起補博士弟子員公得老亦侍之歸更補
鄧庠中屢應試浙聞不第年過七十斯書
出乃知生平自牧蓋不屑用一世者初讀
春秋有附註左氏胡傳有一得稿讀正蒙
有句解便覽中年有闕邪備考則非特厭
帖括雖文苑藝林未稅駕也今觀其集如
譏跋烏闕嫦娥而天文之類歸于正矣擬
升降測遠近而地理之類歸于正矣明曆
法考改朔而時令之類歸于正矣民生乘
彝貴知攸敘讀誦雖勤何如論世故正人
倫正人品踐形惟肖則為聖人故正身體
平章惇睦家國不異故正人事經載道史
載事詩賦咏性情代有作者體繁而訛者

衆矣故正文文史茗枌用享黍尺用聲天地
于焉可昭故正禮樂制器以易象識名以
詩學飽食煖衣逸居不有道乎故正器用
飲食衣服宮室正花木鳥獸小道可觀博
物不可廢游翫而旁通之而藝術之屬正
矣餘慶餘殃孰不成於積哉考驗之而災
祥之屬正矣正朔不加者道可使守德可
使賓故以夷狄之正終焉以理會天地間
則備矣是則先生所謂使天下之理皆歸
于正而人得常見正書常聞正事者不在
斯乎不在斯乎

隆慶戊辰春三月穀旦

賜進士第南京太僕寺丞前翰林院庶吉

士刑科給事中隣人同齋王交謨

歸正集敘

古人謂著述不關世教雖工無益又謂文章必有勸戒譏切然後足以垂世蓋孔門授受以格物致知為入門約禮反說為歸宿未有外此而可以道問學也吾友方塘林先生自幼勤勵於學期以用世既而屢舉不第年耄矣猶手弗釋卷日取古今書讀之於凡耳目之所未接思慮之所未及苟有當於理會於心而可為勸戒可為參考者輒手錄之間附己意而折衷以聖賢之道類成卷帙命曰群書補訂歸正集予抱疴山中暇時得而卒業焉見其大則根據經史窮情盡變小則分別事物訂疑攷誤辨而無誕證而有本蓋博求而能約皆有益世教而非誇多鬪靡者比也可使泯泯

已乎亟宜登諸梓以傳於世予方奉

命北上愛而莫能助也姑書此以歸之他日尚當為之重閱潤色庶幾縹緗之藻不負稽古之勤鉛槧之工永耀愛傳之美豈非士林一快哉

隆慶壬申九月朔旦

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管國

子監事前翰林院侍讀左春坊

太子諭德國子監祭酒奉

詔食二品俸同修

大典友人汪鏜撰

校梓歸正集敘

歸正集者明州方塘林先生撰也刪次而梓之者先生從孫侍御公也侍御公觀風秦晉間以簿書之暇較前人遺編用傳不朽且謂濬遊吳越最久習知先生因授之卒業而命序其端濬觀先生皓首編摩冥搜今故而一軌之正薦紳家汪王二公既序之矣濬何庸贅顧先生之全編為帙者八為卷者四十二而侍御公所刪次其列卷僅十讀先生之全編高之挾莽蒼遠之窮玉版一臠之味雖細必收太倉之庾雖久弗棄蓋其義正而其取類也則博而該讀侍御公所刪次削其恒見恒聞而存其微言眇論象罔可得筌蹄可忘蓋其義正而其取類也則約而挾濬仰而誦俛而思然

後知侍御公之善承先生也今夫崇岡大澤之墟決莽相望夜光之珍與嚆石盤紆而錯明月之珎與介鱗並列而游豈不灝灝然洋洋然號稱巨觀迺若剖璵璠之英取驪龍之頷追以鉅工襲以重櫝清廟明堂脩焉生色矣豈必山腴澤錯種種陳列耶故不博則無以約不約則無以精不精則無以傳甚矣侍御公之善承先生也濬又聞立言非難而傳之為難傳之固難而行之尤難當先生崎嶇迫阨之時寒膚嚙腹短褐蓬戶蕭蕭然以老而已縱有揮斤八極卷舒千古之才而步趨之鞠不出帷牆鴻鉅之聲不登廡陛終無以試其功伐之萬一而徒托之空詞以自表見則先生之意終有未盡快然者今侍御公奉

簡書綱紀四方得顯主斷朝馳一函聞之
當宁而夕即報可夕布一約束令諸大吏
受計而數千里外奉意指恐後舉凡四
始三物五禮八政以至纖鉅叢委之務
得言之惟公得行之亦惟公至轍跡所
經圓靈之表濛汜之域環如帶而應如
響矣然則先生之待公以傳也獨言乎
哉

按梓潼正集

萬曆庚寅重九日晉江蘇濬譔

敘刻林方塘先生群書歸正集

吾鄆及漢西京猶名鄆不識大禹會計
群后時有稱赤堇君執玉帛而忤舜苗
山之下者否計吾鄆距會稽才二百里
遙耳柰何聖神至止萬國告同而龍子
猶藉瀕洞窟宅於吾土也蓋二千餘年
而後入漢垓莽始開無論諸先達論隱
者則大里黃公寔肇稱隱君子其墓距
大隱五里至以公之姓姓其山今商州
有四皓冢巋然祠後曰是窆有黃公焉
則吾誠不辨所以或曰子姑無曼衍請
論林先生夫吾猶及林先生之世也顧
不得與先生游彷彿其人衣大布而委
蛇道上端平易直不作凌厲之態將無
是乎今世崇獎青衿至矣然大都汨沒
是中此無他所居甕牖繩樞所窺蚊睫

而所嚮嚮之醢雞也嗟夫

國家以古學風厲諸生瞿甚矣諸生曰吾自有當是故直棄去勿講得之又別有營不得之直老且死終莫聞林先生何與世人異趨也彼其所操業寧與諸生殊乃矻矻窮年率在此不在彼當先生時諸顯貴叱咤閭里使人不敢仰視誠何有於先生以今而觀其人若朝菌不能以夕而先生之素業爛焉天壤奚翅千載先生曰吾何知哉吾敢共先聖人其所嘗口之吾口之所嘗步趨之吾步趨之如斯止耳故茲集無詖無誕無驚空與虛若九奏然惟嘯竹之所諧叶淫哇不使叅焉於是先生之從孫侍御君又約裁之割其什之三梓之河東署中夫吾郵固多隱者若任奕杜醇迨諸樓

諸袁諸王嶽嶽乎畏壘哉是不獨以其文傳其以文傳迄今不滅盖有翼之者吾獨慨王深寧先生所編纂真令牛汗其孫遂初老人托於木以傳顧今寥寥幾種在也樓氏惟文訣猶流布人間而袁穀韵類其卷滿百其名空馥禮統曰顯揚先祖所以崇孝也身比焉順也明示後世教也侍御君聞先生之旨毋過伏厥先寧私其先人先生名昂學者稱方塘先生敘之日為二月乙未適在左馮翊距華山七十里盖歸自青柯坪之又明日

萬曆十九年春仲邑人余寅撰

歸正集目錄

文字部

卷之一

天文類

總論

風

霞

總論

地理類

總論

墳墓

行字部

卷之二

時令類

節氣

卷之三

人倫類

忠臣

節婦

卷之四

祖孫

師生

父子

孝子

附出

日

雲

雪

月

雨

雷

星

露

冰

山

水

湖池井田

人品類

聖賢

忠字部

卷之五

人事類

設官

富貴貧賤

卷之六

經史類

五經

卷之七

禮樂類

朝家之禮

附表

信字部

卷之八

衣服類

總論服飾

飲食類

總論

附酒

器用類

先哲

附隱士
義僕

薦舉

鬻爵

睦族

奢儉

感應

雜事

子史

附碑文

字學

附字義

樂律樂器

舟車	鑲印	鏡	刀劍
諸器			
宮室類			
樓 附祠	居第		
花木類			
諸木			
鳥獸類			
飛禽	走獸		
卷之九			
藝術類			
醫	卜筮	相	祿命
卷之十			
雜集			
戒色 附頑童妓女	雜伎	諺語	
	右卷快係不佞裁定其分類		
	名目悉仍舊本示不敢專也		
	但去取不同詳畧亦異覽者		
	鑒焉祖述識		
目錄終			

群書歸正集凡例

一真西山選文章正宗一以有益世教民彝者為主故今凡於明義理切世用或敷析治道或廣益見聞或褒貶人物可為法戒者分門別類而錄之以便檢閱

一薛文清公曰自有文籍以來汗牛充棟之書日益多當擇其是而去其非如異端駁雜恠誕之說不足以立教適足以惑人故今於事涉恠異及神仙佛老者皆不取而闢恠異者取之使天下之理皆歸於正而人常見正書常聞正事耳

一陰勁弦纂韻府羣玉自序有云與人為善者遺則續之誤則正之以便初學故今於類書所已載者不復載而於其未載者補輯之其訛誤者訂正之特因所見聞而隨筆焉其耳目所未及者固不能悉也

一纂集本意

陶淵明與子書曰吾年過五十而窮苦荼毒性剛才拙與物多忤愚頗似其為人故集此書時自觀覽以忘吾窮以戒吾性以守吾拙耳

元延之義日抄古書若干每觀之不釋卷曰吾

書饑讀之以當肉寒讀之以當衣孤寐而讀之以當友朋殷憂而讀之以當琴瑟愧愚學之而未能也

剡人陳錫用瑣年逾九十耳目聰明猶勤於筆硯著經史系華然家甚貧人憂其衣食不足答曰吾賢能不及顏子而壽祿過之何患貧也此誠先得我心故雖年逾古稀攻苦食淡以集此書訂其異同辨其音訓評其是非雖片言隻字亦究其源流雖耳聵目眇不恤也亦欲羽翼正學使人心不為異端恠誕之說所汨亂猶向著

開邪備考之意也觀者幸鑒諸

八十四翁方塘林昌識

凡例終

群書歸正集卷之一

四明後學林 昌著

明進士從孫祖述校

天文類

總論

天有極乎極之外何物也天無極乎凡有形必有極理也勢也是聖人所不能知耳非不言也故天之形聖人以曆紀之天之象聖人以器驗之天之數聖人以算窮之天之理聖人以易究之天之所闕人無術以知之者惟此耳今不曰不知而曰不言

是何好勝之甚也劉伯溫文集

自古言天者皆謂其形如倚蓋天文志或以為如覆盆

王充論衡或以為如張弓老子書或以為如冒笠王充論衡天皆

應說也惟謂其象如鳥卵譚天說如彈丸王充論衡如虛

穠書經斜倚地上朝夕運轉其南北兩端後高前

下天文錄謂南高其樞軸不動之處則謂之極北

極出地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亦三十六度其速轉

亦無形質但循環無窮是為天體山堂考索而實非

有體者為的酉陽雜俎等書謂天有千柱殿及六

宮九野之說悉妄也

張說曰八柱擎天蓋本楚辭天門註天有八山為柱

東方朔神異經曰崑崙有銅柱其高入天謂之天

柱皆虛誣也況斷鑿煉石之尤妄者乎
史記云黃帝順天地之紀旁羅日月星辰原無註釋
蓋旁羅乃測天度之器如今之日晷地羅也此可
補史記註之遺

杜詩云鼓角漏天東蓋蜀雅州蒙山雋州宜賓等處
常多陰雨謂之漏天非真漏也後人不曉所謂改
漏為滿誤矣

日

卷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循黃道而與天並行張子正蒙等書已有成說或
謂其高廣亦有里數晉天文志曰日去地常八萬
里○白虎通同則誰能量度而知之耶況夫創

指戈揮弃杖返舍兩珥重輪拒松建木固列子等
書之惟說而漢文帝時新垣平又言候日再中諸

凡類書皆信其說惜哉

淮南子

謂日中有踞鳥

註云有三足

固為繆悠而張

衡又附會之以為鳥乃陽類其數奇其尾翹正與
月中有三足蟾蜍之說同一無稽之談蓋猶龍虎
烏蛇之況二十八宿特借此物以喻其象耳非日

中果有是也况燭龍含火燭龍原謂天西北無光之
燭龍含火以照之
尤無謂者耶

符瑞圖曰二黃人守者外國來降宋景文詩云青帝
回風還習習黃人捧日故遲遲翟公異云青女霜
如失黃人日故遲皆本此說而實無謂

列子載孔子不能決小兒日出遠近之辯今按草木
子奇葉著云日初出時見日大近人也然宜熱而尚
寒涼者陰凝而陽未勝也日中天時見日小遠人

也然宜寒涼而反漸熱者陽積盛而陰已消也用曰炎氣直下愚謂此說極有理然則列子所載
猶火氣之直上

殆禦寇所自為說而託言孔子耳豈有孔子之聖
而不能辯此耶世傳小兒即項橐故其羅因謂橐
七歲為孔子師蓋指此事而言也

月
古今皆謂月有缺惟沈括以為無缺蓋謂其形如彈
丸以粉塗其半側視之則粉處如鈎對視之則正

圓也王普又申其說月生明之夕但見其一鈎至
日月相望而人處其中方見其全明以此知月光
常滿但自人所立處視之有偏有正故見其光有

盈虧耳龍門子或謂使如粉塗之說則常見其東
之白而不能見其西也况生明之際東猶有魄影

之全信乎月為太陰而魄其體也然則括普之說亦非耶○鄭夾漈燕曰月望之夕人居其間盡觀其明故形圓二弦之夕日照其側人觀其傍故半魄晦朔之時日照其表人在其裏故不見此即地有偏正故月有虧盈之意或謂月借日以為光如水之映日有光而見於屋梁一有掩焉則向之映於屋梁者不復見也此雖善喻恐皆不若史伯璿月自有光之說為得其實也

曹陽雜俎謂月中黑影佛家以為乃山河大地之影王介甫蘇東坡皆祖其說蓋日月在天如兩鏡而

地居天中四旁皆空水月照之故有地影朱子亦曰斯言足以破千古之疑然猶有未然者今以半鏡懸照物象皆全見之月未滿則中之物像亦只半見何也愚謂月體非如鏡而如彈丸故側視之其光未滿處宜其物像亦不全也然朱子又謂其非地影乃是地形倒去遮了月光此說尤的或又謂其東升則黑影在南月中天則黑影在西使為地影則又何南西之改易哉是猶千古不決之疑也

嫦娥之說許慎註以為羿妻竊西王母不死之藥而

奔月中後世皆惑而從之至謂有王兔搗藥及唐明皇遊月宮見素娥而恠妄極矣史繩祖云余讀漢志黃帝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每疑娥字乃儀字之誤及讀周官註云儀義二字古皆音俄而詩之實惟是儀協在彼中阿韻漢碑凡蓼莪皆作蓼儀固知常娥之為常儀明矣學齋而常字亦加女則訛而又訛者也○又考常儀乃帝嚳之妃是知後人謂月娥者以有占月之事而又惑於嚳妃之文故承謬至此耳學者不觀正史及經註字義而惟信恠說悲夫

歸正集卷一 五
日月薄蝕韋昭曰氣性迫之諸家天文書已詳大槩

謂凡日月之會謂之合朔東西同度南北同道日為月所掩則食謂月在日下日被月食若日月同度而月行不入黃道謂從雖同度則雖會而不食惟朱子詩傳以為王者脩德能使陽盛足以勝陰陰衰不能侵陽則月常避日故其遲速高下必有參差而不正相合不正相對者所以當食而不食也其說於理為長淮南子以為麒麟闕而日食豈理哉吳氏澄曰日月五星與天體相值由北直南而西同度南北之說不同者蓋度雖縱分而又有在東與在西之別道雖橫截而入有在南在北之異

也

史記龜策傳云月為形而相佐見食於蝦蟆故盧全
月食詩所以為有蟾蜍食之夫以馬遷之該博而
亦為此無稽之言為況於全乎然唐史謂全借此
以譏元和奸黨故召添丁之識中人之變全老無
添釘洪容齋辯之以為吐突承璫而發固有是理
晁公武考其詩乃元和五年所作憲宗遇弒在十
五年豈追托前事而為此詩耶不然則史誣也然
以全與馬異結交等詩觀之自是全詩命辭險怪
好出奇語以啓後世之疑非真有所為而作也

歸正集

卷一

六

星

春秋題辭曰星之為言精也通白虎日分而生故從日

從生今按字書星字上作三圈以象形非從日也

春秋題辭出漢人偽筆未可深信況星辰皆無形

質乃二氣五行之精英凝聚上結而成象於天如

燈光耳何謂日分而生乎

北斗七星在紫微垣內徐整長曆曰七星所以斟酌

元氣以建四時均五行乃七政之樞機陰陽之元

本也魁第一星亦曰天樞二曰璇三曰璣四曰權

五曰玉衡六曰闔閭陽七曰搖光又有弼星在搖

光右常暗輔星在闔陽左常皆所以佐斗成功參

相之象也並無所謂貪狼巨門祿存文曲廉貞武

曲破軍等名老氏之教有北斗燈科方立此名不

知取何義而又增輔弼為九星與素問註九悟齋

洪氏謂其牽強不合是矣又謂其不宜皆稱為帝

星尤確論也

斗魁之下六星兩兩相比曰泰階六符分上中下總

名曰三台乃三公之象或曰上台上星為天子下

侯下星為大天官書曰色齊君臣和不齊為乖戾

晉史載中台星拆時以為大異張華等應其禍我

朝亦常拆或云上下不交之故或云不立宰相之

故然歟否歟

傳說騎箕尾其說自莊子始而東坡亦信之著於韓

文公廟碑鄭夾漈曰傳說一星惟主後宮女巫禱

祠求子之事謂之傳說者古有傳母保母而說者

謂傳母喜之也商臣傳說偶與同音諸家更不詳

審其義而以人名當之殊不知箕尾專主後宮之

事故有傳說之佐耳

爾雅云何鼓謂之牽牛何去聲即荷也今荆楚人呼

河鼓又古歌云黃姑織女時相見黃姑即何鼓也

音訛耳今考漢靈帝建平二年有星孛于牽牛三
年有星孛于河鼓集覽引孫炎曰河鼓之旗十二
星在牽牛北故或名河鼓為牽牛正義亦云河鼓
在牽牛北主軍鼓然則謂河鼓即牽牛誤也

晉天文志云瑞星凡五中與天文志瑞星十有二詳
減不一其三則皆曰舍舉宣德五年曾見○又云天曜精

也而見景星景星大如半月生於晦朔助月為明
亦瑞星之類也宣德八年見於天門

史或書太白書見或書經天者蓋金星與日同明而
不辟曰晝見已時當丙位則為經天以其當君位

禍尤大也其餘方位則書晝見耳

漢紀謂高帝元年十月五星聚東井後魏高允以為

誤崔浩考究當在前三月非十月詳山堂考索夫漢紀

本史記而所失尚如此況其他乎我○朝洪武間

五星並見於奎其占亦如宋建隆三年為文明之

象禮詩今考宋五星聚奎在乾德五年亦非建隆

三年也○嘉靖三年正月五星聚營室掌欽天監

事无祿少卿樂護言自古五星之聚有福有禍惟

視人君脩德何如是故聚房而周祚以昌聚箕而

齊桓用霸漢興聚井宋盛聚奎皆當更革之際一

福一禍昭然在德幸聖明留意可謂忠言矣

洪武初上仰觀奎壁間有黑氣連歲不消或言殺運

三十年未除於是嚮意右文欲消之諸勲臣不平

○上語以故曰世亂用武世治用文非偏也諸勲

臣曰是故然矣但此輩善譏訕初不自覺且如張

九四士誠小名厚禮文儒及今取名則曰士誠○上曰

此名甚美答曰孟子有士誠小人也彼安知之○

上由是覽天下表箋凡有疑似譏訕之語者皆逮

戮之而奎壁黑氣之兆應矣直至永樂靖難而殺

運始除天道玄默可測哉

南史載梁武帝時諺云熒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帝

因跪而下殿以禳之時魏主為高歡所逐奔長安

梁主聞之歎曰虜亦應天象耶我○朝建文元年

熒惑守心隨兆靖難之兵正統末年六月熒惑亦

入南斗侍講徐理頗知天文曰禍不遠矣命其妻

子南歸不從理怒曰爾不急去直欲作韃子婦耶

乃行果有土木之難夫理既知有此變不以告於

○朝而惟思保其妻子其不忠之跡已見於此矣

在天二十八舍即二十八宿乃日所行黃道當度之

星故謂之舍謂日月五星之所次舍也蓋日行三